



專輯 【去來 無住 金剛經】

你要點 哪一個心？

十個故事說《金剛經》
編輯組

老婆婆問道：「《金剛經》說：
『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』
不知大師您是要點那一個心？」
要點哪一個心？在公案典故中，
體會《金剛經》的真義。



見如來的方法

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
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

佛陀時代，波羅脂國有二位比丘，聽說佛陀在舍衛國演說妙法，就相約一同前去。一路上火傘高張，卻沒有半點水源，二人口乾舌燥，頭昏目眩，但求法心切，還是揮汗如雨，快步疾行。突然，眼前一亮！一口井就在前面不遠處！二人快速奔向前去汲水，卻發現水中有蟲。此時其中一位比丘，顧不得水中有蟲，迫不及待一飲而下。而另一位比丘，則是默然地站立在井邊。

喝了水的比丘問：「你不渴嗎？為什麼不喝呢？」


另一位比丘答：「佛陀有制戒，水中有蟲不得飲用，飲了即犯殺生戒。」

喝了水的比丘就相勸說：「您還是喝了吧，不然渴死了，連佛都見不到，這趟路就白走了。」

另一位比丘不為所動：「寧可渴死，也不願破戒苟活！」堅持不喝水的比丘因缺水而喪命，但也因持戒功德力，立即生到天道。當晚他以神通力抵達佛所，頂禮佛陀，佛為他說法，得到了法眼淨。

喝了水的比丘繼續趕路，翌日來到佛所。五體投地至誠禮拜。佛陀以神通智慧力得知先前發生的事。問道：「比丘！你從何處來？有沒有同伴隨行？」比丘一五一十把路上發生的事稟告佛陀。佛陀呵斥說：「你真是愚癡！你以為用肉眼能見到佛的法身嗎？那位持戒而死的比丘已先你一步來見我了。」

佛陀更進一步訓誡：「如果有佛子離我數千里遠，能時時憶念戒法，必定得道果；如果有弟子常能見到我的色身，卻不守戒法，是不能修得道果的。」比丘聽完佛陀的教導，羞愧萬分起立懺悔。

為何持戒而死的比丘，能先一步見到佛呢？經上說：「若人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如果想以色相見如來，或用音聲求如來，這是走入邪道，不能正見如來的。雖然，我們不能生在佛陀時代，親蒙教誨，但若能依佛陀所留下的教法，修持戒、定、慧三學，力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悟徹緣起法相的空寂。此時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。」才是真切見佛處！



三心不可得

過去心不可得，
現在心不可得，
未來心不可得。

唐朝有位德山大師，俗姓周。精研律藏，通達諸經，尤擅講說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人稱「周金剛」。

當時，禪宗在南方很盛行，德山大師認為：「出家沙門，千劫學佛的威儀，萬劫學佛的細行，都不一定能學成佛道。南方禪宗竟稱：『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』根本已經著魔，誤人誤己。」德山大師決定去喚醒他們，以報答佛恩。挑著自己寫的《青龍疏鈔》，往南方走去。

途中肚子餓了，尋著香味來到一家餅店。店裡有位老婆婆正在賣燒餅，大師就走進店裡，想買個餅充飢。

老婆婆見德山大師挑著那一大擔東西，好奇的問：「這麼大的擔子，裡面裝什麼？」

「是《青龍疏鈔》。」德山回答。

「《青龍疏鈔》是什麼？」婆婆問。

「是我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作的註解。」

「這麼說，大師對於《金剛般若波

羅蜜經》很有研究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！」

「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，您若能答得出來，我就供養您點心；若答不出來，對不起，請您離開此地。」

「不用客氣，儘管問吧！」

老婆婆說道：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說：『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』不知大師您是要點那一個心？」

德山大師一聽，整個人愣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心中既慚愧又懊惱，一把火燒了《青龍疏鈔》，悵悵然離開。後來到龍潭，至誠懇切地向龍潭祖師求教，精進修行，最後大徹大悟。

賣餅婆的問題如當頭棒喝般威猛，令德山大師改弦易轍，步入禪門。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念念不住，息息流變的心，不住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都是剎那剎那生滅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因此，在三世中求心的自性，是不可得，惟有如幻的假名。所以，如來才會說「諸心，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」正是對這畢竟空而無自性的幻心，深刻的體悟啊。☸

忍辱波羅蜜

忍辱波羅蜜，
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。

日本白隱居禪師住的松蔭寺附近，一戶人家的少女未婚懷孕，在雙親一再逼問之下，少女說：「是白隱和尚的孩子。」

少女的家人，怒氣沖沖到禪寺，問禪師如何打算。白隱說：「噢！是這樣的嗎？」

幾個月之後，孩子生下來了。少女的雙親，以及街坊眾人將嬰兒抱到松蔭寺交給禪師。白隱接過了孩子說：「噢！是這樣的嗎？」

禪師抱著嬰兒四處乞討奶水、米漿。這事快速地傳遍江戶地區，眾人議論紛紛，辱罵聲不絕。白隱只應了聲：「噢！是這樣的嗎？」

一年後，少女因思念孩子，在良心上也過意不去，便向父母吐露實情。孩子真正的父親是另一名青年。因為恐懼，才嫁禍白隱禪師。

女孩的雙親來到松蔭寺向禪師道歉。聽完事情的原委，白隱輕聲說道：

「噢！是這樣的嗎？」就把孩子還給他們。事情澄清後，信眾對白隱禪師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何以白隱禪師能有這樣的修為？因他以如來為榜樣。如來前世修行時，曾因歌利王的誤會，身體遭節節支解，卻沒有任何瞋恨。

因無瞋恨所以身體很快復原，成就佛道，並度化了歌利王。白隱禪師無瞋地忍辱，感動許多眾生皈敬佛法。在信眾的心中，白隱禪師如同富士山一般令人景仰敬重。

禪師以如來為學習對象，如來又怎麼能在身體被支解時，疼痛不堪還不生瞋恨呢？「四大元無主，五陰本來空，將頭臨白刃，猶似斬春風。」這是因冤獄而被處死刑的祖師，臨刑前留下的詩偈。正好說明修行者已悟透四大皆空，五陰無我的深義。

雖然正進行著忍辱的修行，心中卻不著忍辱的相，這正是經文中「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。」所蘊含的深意。



(版畫／簡毓宏)

無功德的布施

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
所謂不住色布施，
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。

達摩祖師在梁武帝時來到廣州。皇帝聽說從西域來了位高僧，就派人迎請到金陵弘法。

皇帝一開口就很得意地問達摩祖師：「朕即位以來，建造寺廟，抄寫經典，度眾並供養僧尼等，不可勝計。大師認為，我的功德如何？」

祖師很平靜地回答：「並無功德。」

皇帝有些不高興：「為什麼無功德？」

祖師答：「這些不過是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。就像影子一樣，看起來像有，但並不實在。」

皇帝接著又問：「那麼怎樣才是真功德？」

祖師回答：「『淨智妙圓，體自空

寂。』這種功德，是不能以世間福報去想像的。」

梁武帝不能了悟妙義，卻又想表現一國之君的智慧，氣焰萬丈地問道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

祖師簡明地回答：「廓然無聖。」

這個回答境界高遠，完全截斷皇帝表現的機會。於是皇帝忿怒地問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祖師平淡地回答：「不認識。」

皇帝擺出威勢，退朝而去。達摩祖師知道梁武帝不契機，過江到少林寺面壁禪修，人稱壁觀婆羅門。後來梁武帝想再度迎請，卻無功而返。

達摩祖師的話語充滿禪機，度眾心





切，卻不以迎合皇帝為佳事。只可惜，梁武帝自認為是佛教的大功德主，著了布施相，無法體悟其中的深義。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。」

又如印順導師在《般若經講記》上所說：「菩薩為度眾生而行布施，對於施者、受者、施、施時、施處、施因、施果這一切，當要能遠離自性的妄取，能不著相而布施，才能真實利濟眾生。否則，覺得有我是能施，他是受施，所施物如何如何，希望受者的報答，希望未來的福報，甚至因而貢高我慢，這都從住於法相而生起來，這那裡還像菩薩行？所以，佛總結的對須菩提說：菩薩修行，應這樣的不住於相——相即六塵境相而行布施！」

布施雖然重要，但不住相布施，才能與修行相應。不住相布施時，心如虛空，與般若智慧相應，能降伏煩惱，安住菩提心。所得的不只是天人小果，還有法身圓滿的修持。這樣的布施才真是功德無限，福德不可思量啊！☞

【佛經詮釋法】釋見篤

◎「科判」

科判又稱科文、科章、分科、科段、科節、科儀。「科」是同類的意義，「判」為分析的意思，科判即是對佛經作篇章結構的劃分，再以精簡扼要的文字標示各部分之內容，方便瞭解全書簡明內容及意旨脈絡，是解釋篇章的工具。科判由東晉道安法師所創，是中國佛學研究上極為獨特的一種註釋經論法。

◎「三分法」

東晉道安法師將佛教經典的組織，以科判方法分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個部分，後人稱此為「三分法」、「三分科經」、「一經三段」。序分，又稱序說、序段，即敘述發起講這一部經的人、時、處、當機、會眾等說經因緣。正宗分，又稱正說、正說段，是顯示這部經的宗旨要義，亦即該部佛經的主體部分。流通分，又稱流通說、流通段，是說明如何使一部經能流傳後世，通達十方。這種解讀佛經的方法，一直影響著中國佛教的佛經注釋家，不管經論的長短，皆依此三分法，表達一部經的結構。



菩薩的布施

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
如人入闇則無所見；
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
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舍利弗發心修菩薩道，決心將身體、性命毫不吝惜地修布施波羅蜜。

有天，舍利弗在路上遇到一位嚎啕大哭的青年，便上前慰問：「我是學道的沙門，發願救度眾生。你有什麼困難，不妨說說看。」

「不可能的！我的母親得了不治之症，醫生說，要活人的眼珠煎藥才能痊癒。眼珠多麼寶貴！誰肯給我呢？」

「你把我的一隻眼珠拿去吧！」

「不行！我怎麼能拿你寶貴的眼珠，除非你自己挖下來給我。」

舍利弗當即下大決心，忍痛把左邊眼珠挖出，交到青年的手中。

「糟啦！」青年人接了眼珠大叫：「醫生說我母親需要右邊的眼珠。」

舍利弗發心發到底，又忍苦把右邊的眼珠挖下來交給青年。

接過舍利弗的眼珠，青年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說，把舍利弗的眼珠拿近鼻子嗅了嗅，卻往地上一摔，罵道：「你

的眼珠臭氣難聞，怎能煎藥給我母親食用！」還邊用腳踩踏舍利弗的眼珠。

舍利弗雖失明，音聲卻絲絲入耳。心想：眾生難度，菩薩心難發，我不要妄想修大乘，還是走自度的修行路吧！

這樣的念頭一起，天空出現很多天人，對舍利弗說：「不要灰心，剛才的青年是我們試探你的，你更應該要勇猛精進，繼續依照你的願心去修學。」舍利弗一聽，立刻懺悔，又回到菩薩的信願。歷經六十小劫，不休息地培植波羅蜜，終於遇到佛陀，證得聖果。

舉世有誰願意自行取出眼珠布施呢？舍利弗的信願，感動天人前來護持。當時雖不能把握「不住法而行布施」的修行要訣，一時著了有相布施，而退失大乘的波羅蜜道心。但天人也在行波羅蜜，他們有較長的壽命和經驗，立刻前來護持，提振修行的信願。

我們亦要如諸佛菩薩一樣，他們是我們的楷範，發大心、行大願，當下就是波羅蜜行。但在發大心、行大願的同時，也別忘了思惟諸佛菩薩的修行指導：諸相非相，無住無著，即是般若波羅蜜行。📍



無住生心

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。
不應住色生心，
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
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以前，有位修行人，雙手捧著鮮花，以最虔誠的心供養佛。

佛陀一眼看出他的來意，便問：「你今天來，是否心有所求？」

修行人說：「世尊，我是個修道人，除了道，什麼都不求。」

佛陀就告訴他：「既來求道，那就放下吧！」

修行人就把花放下，雙手合十。

佛陀接著說：「再放下！」

修行人有些疑惑，想了想，把兩手也放下。

佛陀又說：「還要放下！」

此時修行人不解地問：「世尊！花和手，我都已放下，還有什麼要放下的呢？」

佛陀說：「有所求的這念心，也要『放下』。」

修行人當下大徹大悟。

據《六祖壇經》所載，惠能大師初聞《金剛經》至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

心。」言下大悟，觸發其宿世善根，遂前往參拜五祖弘忍大師。舂米勞動八個月，作偈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後蒙五祖衣鉢傳授，但惠能大師並不妄自尊大，放下世俗毀譽，心無所住，避難獵人隊中15年。雖不識文字，但以清淨心，與佛法相印。聽無盡藏尼師讀誦一遍《涅槃經》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。聽弟子法達誦《法華經》，就能了悟經中要義，誦出：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讎家；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」法達聽聞偈語大悟。偈中的「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」正與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深義相符合！

經上說：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提醒我們守護六根，不在六根觸對外境時，生起雜染的心。放下對外境、人事、物欲的求取；放下對功名的戀著。時時對境不生妄念，保持正念正知，這即是修行人聽聞佛陀教他放下，當下大徹大悟的契機。📖



捨離渡河的竹筏

知我說法，
如筏喻者，
法尚應捨，
何況非法。

佛陀有個弟子叫阿梨吒比丘，聽到佛陀對在家居士開示說：正當地受用五欲，仍可以證得初果、二果。不明白這是佛陀對在家人的開示，阿梨吒比丘便對人說：「就我所瞭解世尊的教導，世尊說出家行欲者是無障礙的。」

阿梨吒比丘並不接受其他比丘們的糾正。直到佛陀將阿梨吒比丘找來當面詢問，證實傳言後，佛陀便呵叱他：「阿梨吒！真是愚癡人啊！這是你自己說的吧。我說：欲是有障礙的，感官五欲就像骨骸、小肉塊、火把、無焰火坑、毒蛇、夢境、借用物、樹果、肉販的刀俎、刀頭上的蠅頭小利，帶有多少的過患啊。愚癡的阿梨吒，以自己所好而顛倒我的教說，不但誣謗我，也浪費許多時間精力，傷害了自己，使自己長久受苦。」

就像有人捉蛇，一發現蛇，就迫不及待以手直接往蛇尾或蛇腰抓，結果蛇頭猛然回擊，捉蛇人的手或腳就會被

咬傷。反之，懂得捉蛇的人，他會先用棍棒壓制蛇頸，如此，不管蛇尾如何反擊，捉蛇的人都不會受傷。所以，應正確不顛倒、不曲解我所說的法，才能得法、得義，不受苦，不浪費時間精力。

我也常為大家說『筏喻法』：有人想渡過一條深廣無橋的河流，他在岸邊收集草木，打造簡便的筏。當他乘筏安穩渡河後，覺得此筏對他很有益，捨不得丟棄，還扛著筏走。這樣做，對他還有什麼益處呢？所以，大家應當從中理解到：對善法的執著都應當捨離了，何況是對惡法、邪法的執著呢？」

如來所說的一切法，就像筏載人度往彼岸一般，是為了解脫。如聞思法義，對解脫是有必要的。但為了解脫，就不應取著文義，甚至諍論，因為一有取著，就不得解脫。如來說法，是適應眾生說法，引導眾生出離，而不是創些思想見解，要人取著固執。所以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正是要我們細細思惟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」——佛陀所說法的真意。📖

一切法皆是佛法

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
須菩提，
所言一切法者，
即非一切法，
是故名一切法。

唐代的俱胝禪師，遇有僧俗問他佛法大意，只是豎起一指，沒有其他言語。就以獨特的指頭禪，度了許多有緣眾生。

有回禪師外出，由童子擔任接待。當信徒問法要時，童子便學禪師豎指，信徒滿意地微笑下山。


禪師知道這件事，預先在袖裡藏了利刃。喚童子來，問他佛法大意。在童子豎指時，出其不意割斷其手指，童子痛得大叫，禪師也大叫。就在童子回頭的同時，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童子習慣性地想豎起手指，卻看不到指頭，當下大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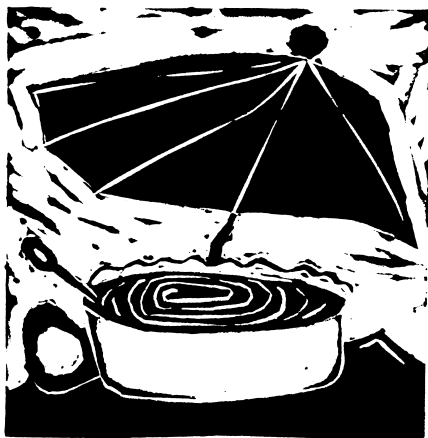
俱胝禪師向來以一指禪度眾，何以度這位童子，卻是以

「斷指禪」這般激烈的手段呢？而俱胝禪師以指頭禪化眾正符合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的要旨；但明末的滿益大師，卻要求深入經藏，極力主張「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」的看法。

哪一法是法？哪一說為真？就如《金剛經》上所說：「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」當年如來隨順機緣說法，為度有緣眾生，而開了八萬四千法門。每則公案有它特定的時空背景，依據不同根器而作調整，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。

禪師們承繼佛陀的悲願，用各種法門不遺餘力續佛慧命，順著因緣，以最

合適的角度來幫弟子踢進最後臨門一腳，在電光石火的瞬間悟道契理。童子的開悟並非偶然，是出於俱胝禪師深厚的慈悲與智慧，所啟發開導而有的！



(版畫／簡毓宏)



一腳踢倒虛妄

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
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

司馬頭陀是位擅長天文、地理、面相的異人。他看到瀉山雖然人跡罕至，卻是個修行的好地方，就把這事告訴百丈禪師。

百丈問：「老僧可以去主持嗎？」

「和尚是骨人，瀉山是肉山，不合適。」

百丈禪師問：「您看我這裡有適合的人嗎？」

頭陀回答說：「讓我仔細觀察觀察。」

百丈禪師叫侍者請首座華林前來，問司馬頭陀：「華林禪師如何？」

頭陀：「請華林禪師咳嗽一聲，並往前走幾步。」看了看，頭陀說：「可惜，他還不夠。」

百丈叫侍者把擔任典座的靈祐找來，問：「他適合嗎？」

頭陀一看到靈祐就說：「瀉山正需要他。」

當夜，百丈禪師請靈祐到方丈室，吩咐他說：「瀉山是個靈山勝地，你去住持，闡揚我們的宗風，廣度後學。」

華林知道這事，就對百丈禪師說：「我忝居第一座，尚且不合適，為什麼典座靈祐反而能去呢？」

百丈禪師也認為，必須有個交待才能服眾，就說：「我出個題，你們誰能對大眾說出一句絕妙的話，就去住持瀉山。」指著座前的淨瓶說：「不得叫淨瓶，你們喚作什麼？」

華林說：「不可以叫做木球。」

百丈禪師對這個回答並不滿意，轉頭問靈祐。

靈祐什麼也不說，一腳踢倒淨瓶。

百丈笑著說：「華林輸了！」

華林為什麼輸呢？因為還在文字相中打轉。而靈祐禪師一腳踢倒淨瓶，正顯現出心無所執，而淨瓶是因緣所成，假名淨瓶，靈祐禪師以大氣魄把假相踢倒。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」所有一切法相、我相、眾生相、色相、心相等，皆是依緣起滅，虛妄不實，假名如幻的。就是如來的無盡莊嚴也一樣，無少許法可取可得。一切法，自性不可得，而無所不在，猶如虛空。能見得諸相非相，悟入諸法空無自性，就徹見了如來法身。📍



夢幻泡影

一切有為法，
如夢幻泡影，
如露亦如電，
應作如是觀。

優波先那比丘，在王舍城寒林中塚間蛇頭巖下，獨自禪坐時，有條巨大的毒蛇咬噬尊者。優波先那叫喚舍利弗：「毒蛇墮在我身上，我已經中毒了，請把我抬出洞外。」

舍利弗聽到叫喚，趕緊到優波先那禪坐的地方。看到卻是祥和的面貌，完全沒有中毒驚慌的神情。便問：「尊者您身中劇毒，為什麼神色安然，和平常一樣，完全沒有痛苦的表情呢？」

優波先那回答說：「如果我認為這六根就是我、我所擁有的；所遇的六境就是我、我所擁有的；五蘊就是我、我所擁有的，那麼我的臉色、身心可能會因此而顯得驚慌或痛苦，失去身心的安詳寧靜。

但我現在並非如此認為，我如實了知這一切（六根、六塵、五蘊）不是我、不為我所有，我不在它們之中，它們也不在我之中。尊者舍利弗，我早已斷除了一切煩惱，猶如截斷根部的多羅樹一

樣，不受各種生存境界的羈絆，所以我才能夠如此地平靜。」

舍利弗讚歎說：「尊者說的是，您已經完全斷絕了我相、我所、我慢的根本束縛，身心當然能夠安穩如常！」

說著，扶持優波先那比丘到洞窟外，優波先那比丘便因中毒，色身壞碎而死。

優波先那比丘以身作則，教導我們，劇毒加身時亦不苦的法門。即不執著十二處、六界、五蘊是我、我所擁有的。執著造成痛苦，但為何會執著呢？因為，我們未能如實知見：所執著對象的本質——無常、虛幻。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夢中真切的影像、事件，夢醒之時，才發現一切都是虛幻的。

而我們被無明蒙蔽，妄作分別，和夢中沒什麼兩樣。只有修行般若智慧，照破無明，如實了知生死遷流、虛妄執境，不過是眼中幻翳，就能像優波先那比丘般，遇苦不苦，臨死無懼，遇無常而面色如常！